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42卷



威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威 音

第六十二期

威音第六十三期目錄

論說

極堪注意的湮沒中之攝論宗

釋經

圓覺經述要（續）

專著

教海觀瀾錄（續）

譯述

曼荼羅之研究（續）

演壇

宇宙間究竟有些什麼物事

新聞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論說

極堪注意的湮沒中之攝論宗

自釋迦之教流傳中土以來 在六朝隋唐之間 中土的佛教界 曾經建立了許多的宗派 千華競燦 萬流共仰 大都曾經盛極一時 但世易時移 風尚往往有所改變 因之也有幾種宗派 竟致湮沒無聞 而這個攝論宗便是其中之一

論這個攝論宗之所以湮沒 是爲着那玄奘大師大弘法相而別成了一個如火如荼茶風靡一時的法相宗 大概那時的人 也有些喜新厭舊 趣盛黜衰 所以法相宗一經勃興 而攝論宗便從此衰滅 及於今日 談佛教宗派的人 也往往略去了這個攝論宗的名字 還不及那小乘的俱舍成實兩宗衰滅之後還留了一席地位 偶然有人談起這個攝論宗 聽的人一定十有八九不能了知他的宗史和教義 他總算是

一件被人們完全遺忘的古物了 在這許多宗派之中 他的命運爲什麼這樣的不幸呢

有人說『他之所以湮沒 是因爲他只是法相宗的不完全的一部分 所以那精深博大的法相宗一興 便將他涵蓋了 便將他吞併了 這猶如曦日出而燭火無光 獅絃奏而羣音絕響 又何怪人們要將他遺忘淨盡呢』 像這樣的說法 在一般普通的佛教學者之中 往往可以聽到 也許是他們所公認的罷

唉 這纔真是冤屈了這個攝論宗了 從實際上說來 這個攝論宗的宗義 幾乎和法相宗根本相反 他實在是法相宗的一個對立的勁敵 何嘗可說是法相宗的一部分 更何嘗可說是法相宗的不完全的一部分呢

又有人說『他和法相宗有些相反 乃是因爲他的產生尙早 程度幼稚 有許多法相精義 還沒有經人發明 所以只仍舊襲取那些流行已久的空宗之說 與後來進步的純粹的有宗自然有些不同 可是前者自麤 後者自精 精者既興 麤者

隨廢 這是一定不移的公理 又何怪人們要將他遺忘淨盡呢』 像這樣的說法 在一般高深的佛教學者之中 也往往可以聽到 也許是他們所公認的罷

唉 這纔更是厚誣了這個攝論宗了 從實際上說來 這個攝論宗的宗義 實在亦復精深博大 具有卓然特立的價值 只不過不幸遇着了惡劣的命運 被那些喜新厭舊趣盛黜衰的人捨棄 而由那挾着絕世的盛名和當代的尊榮的法相宗奪去了他的地位 我們不應當就是這樣去斷定他的優劣 若是武斷的說 在後而興者爲精 在前而廢者爲麤 那便猶如以成敗論英雄 不能算是公允 現今印度地方佛教久廢 而印度教代興 依着那武斷者的意思 不是要說印度教還精於佛教麼

總之 我們對於任何一宗 必須先有一種具體的研究 纔可以下着批評 而這一種研究 又必須心胸明淨 不挾成見 也纔可以下着批評 於今我們對於這個攝論宗 差不多都沒有研究過 有些研究過的 又不免挾着成見 這如何可以

得着正確的批評呢 所以我有必要將這個被人遺忘已久的攝論宗特爲提出 而將他的宗史和教義一加介紹

況且在今日的佛教界中 法相宗很是盛行 因之有許多不善學的學者 往往錮蔽於護法一系的教義之下 不能融通全部的佛教 以致心胸褊狹 只知有一個優異卓絕的已宗而排斥其他的一切 這個時代的流弊 正有賴於這個攝論宗的救助 因爲他的態度 平易寬大 通達精淳 和其他各宗都極能聯絡 不像法相宗的謹嚴固執 落落寡合 所以我在今日 更覺有介紹這個攝論宗的必要

不過這個攝論宗已經湮沒得很久了 要想做一個澈底的介紹 實在不是咄嗟立辦的事 於今只就着我眼前研究所得的約略的介紹一下 他日有暇 再行擴大補充而成爲一部研究攝論宗的專書罷

宗史

攝論之來中土 原以北魏佛陀扇多爲第一譯師 其譯出時 爲後魏普泰元年 卽西紀五三一年 但彼師弘傳不廣 未建法幢 故本宗之初祖 乃是第二譯師真諦三藏 三藏梵名波羅末陀 Paramartha 此云真諦 或云拘那羅陀 Gunarata 此云親依 乃西印度優禪尼 Ujjayini 卽西域記之鄔闍衍那 今之 Ujjain 國人 生於西紀四九九年 博通羣藏 素諳異術 雖遵融佛理 而以通道知名 歷遊諸國 遂止中天 我國梁武帝大同五年（西紀五三九年） 勅張汜等送扶南國貢使返國 仍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國 便請名德及經典等 彼國乃屈真諦 並齋經論 以大同十二年（西紀五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達於南海 越二年 卽太清二年（西紀五四八年）閏八月 始入梁都建業 武帝奉之於寶雲殿 諦欲翻傳經教 適值侯景之亂 不果宣述 乃步入東土 又往富春 時富春令陸元哲尊禮之 招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 略翻經

論 越四年（西紀五五二年）爲侯景請還 在臺供養 會元帝卽位（在是年十一月） 乃止於金陵正觀寺 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 翻金光明經等 越二年 卽元帝承聖三年（西紀五五四年）二月 諦見機壤不愜 欲歸天竺 便返豫章 又往新吳始興 後隨蕭太保度嶺至於南康 並隨方翻譯 栖遑靡託 逮陳武帝永定二年（西紀五五八年）七月 還返豫章 又止臨川晉安諸郡 眞諦僑寓流離一十餘年 雖傳經論 道缺情離 本意不申 更觀機壤 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今馬來半島北部）道俗留之 遂停南越 便與前梁舊齒 重覆所翻 其有文旨乖競者 皆鎔冶成範 始末倫通 至陳文帝天嘉元年（西紀五六〇年）諦終以飄寓投委 無心甯寄 又泛小船 至梁安郡 更裝大舶 欲返西國 學徒又留之 太守王万奢 述衆元情 重申邀請 諦又且修人事 權止海隅 伺旅束裝 未思安堵 至天嘉三年（西紀五六二

年）九月 發自梁安 汎舶西引 業風賦命 飄還廣州 十二月中
上南海岸 廣州刺史安南將軍歐陽穆公頗延住制旨寺 請翻新文 廣
招義侶 天嘉四年（西紀五六三年） 揚都建元寺沙門法泰慧愷僧宗
法准僧忍律師等 復先後聞風遠來 諦欣其來意 乃爲翻攝大乘論三
卷及攝大乘論釋十五卷 時在廣州制旨寺 慧愷筆受 距此論之第一
譯僅三十二年 是時所出其他經論亦多 後穆公薨 世子紇重爲檀越
開傳經論 時又許焉 諦有神異 嘗居別所 四周皆水 紇往造之
苦不得渡 諦乃以坐具敷水面 跏趺其上 飄然達岸 坐具略不濡
濕 有時或以荷葉揚水乘之而渡 如斯神異 其例甚衆 時人多圖畫
而奉祀之 至陳廢帝光大二年（西紀五六八年）諦欲離世早生勝壤 遂
入南海北山 將捐身命 時慧愷正講俱舍 聞告馳往 道俗奔赴相繼
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 躬自稽顙致留三日 方迴諦意 因爾迎還

止於王園寺 時宗愷諸僧 欲延還建業 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 乃
奏曰 嶺表所譯衆部 多明無塵唯識 言乖治術 有蔽國風 不隸諸
華 可流荒服 帝然之 故南海新文 當時不獲盛弘巾土 諦每喟然
憤慨 謂愷曰 君等款誠正法 實副參傳 但恨弘法非時 有阻來意
耳 愷聞之如噎 良久 聲淚俱發 跪而啓曰 大法絕塵 遠通赤縣
羣生無惑 可遂埋耶 諦以手指西北曰 此方有大國 非近非遠
吾等歿後 當盛弘之 但不覩其興 以爲太息耳 其後樊師出於唐代
果驗其言 但樊師之時 雖亦敷揚有宗 而傳者以爲神用不同 妄
生異執 惟識不識其識 不無慨然 是年八月 愷又病歿 諦撫膺哀
慟 遂來法准房中 率道尼智敷等十有二人 共傳香火 令弘攝舍兩
論 誓無斷絕 皆共奉旨 仰無墜失 初諦傳度攝論 宗愷歸心 窮
括教源 銓題義旨 遊心既久 懷敞相承 諦又面對闡揚 情理無伏

一日 氣屬嚴冬 衣服單疏 忍噤通宵 門人側席 愷等終夜立靜
奉侍諮詢 言久情誼 有時眠寐 愷密以衣被覆足 諦潛覺知 便
曳之於地 當時師資之勤苦有如此者 愷如先奉侍 逾久逾親 今竟
先彫 倍增傷感 次年 卽陳宣帝太建元年（西紀五六九年） 諦亦
遘疾 少時 遺決嚴正勗示因果 書傳累紙 其文付弟子智休 至正
月十一日午時遷化 時年七十有一 明日 於潮亭焚身起塔 十三日
僧宗法准等 各齋經論 還返匡山 諦居東夏 凡二十三載 所出
經論記傳六十四部 合二百七十八卷 諦所攜梵本甚夥 並是多羅樹
葉書 凡有二百四十縛 若具足翻傳 應得二萬餘卷 今之所譯 止
是數縛之文 而其中爲諦所最致力者 卽爲攝論 蓋諦雖廣出衆經
而實偏宗攝論 因之南方之攝論宗遂與北方之地論宗相對而起
眞諦門下亦不乏英賢 除慧愷先卒外 其在三藏寂後 稟其囑累而弘

論說

極堪注意的湮沒中之攝論宗

九

布攝論宗義者 有僧宗 法准 慧忍 法泰 曹毗 智敷 道尼 明
勇 智休 慧曠等弟子 由此巨陳隋二代以迄於唐 本宗法將 亦嘗
接踵而出 如法常 智儼 靖嵩 禪定 僧榮 日嚴 法侃 道岳
慧休 僧辨 靈潤 神素 海順 璣法師等 均曾宣揚攝論之教旨
其中 法常曾造攝論疏十六卷 智儼曾造攝論疏四卷

此外 系統不明之攝論學者尙多 如曇遷卽一有名者也 彼嘗造攝論
疏十卷 亦嘗造起信唯識楞伽等疏 講布甚力 日本源空所著之漢語
燈錄卷十中 嘗於攝論宗設南北兩地之區別 以曇遷爲北地攝論之祖
以眞諦及法泰爲南地攝論之祖 但未知其何所據

如是眞諦以後之宗匠輩出 努力於攝論宗義之鼓吹 以與他方之地論
宗相競 亦嘗聲援地論相州北道之說而破斥其相州南道之說 教勢之
盛 亦殊傾動一時

及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西紀六四五年）玄奘三藏自天竺歸朝就所將梵本而別開一大譯場期一掃從前翻譯之誤謬於無著之攝大乘論及世親之釋論均新加翻譯彼實依護法論師之宗而傳唯識教義者由窺基等高足助之而成立法相一宗以其新譯之攝論隸於法相宗所依之十一論中於是傾動一時之攝論宗頓失講習弘布之人無形之中爲法相宗所併吞而歸於廢滅

真諦一系以攝論爲宗骨故稱攝論宗後世稱此宗人師曰攝論師或曰攝大乘師或曰通論家

今更將本宗人師之可考者略述一二於後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轡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時有天竺沙門真諦遠來此土遭世亂離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頎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泰遂

與宗愷等不憚艱辛 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止寺 筆受文義 泰雖博通教旨 偏重律儀 諦又與泰譯明了論 釋律二十二大義 並疏五卷 勒於座右 遵奉行之 至陳太建元年 真諦入寂 泰以太建三年還建業 並責新翻經論 創開義旨 驚異當時 其諸部中 有攝大乘及俱舍論 思越恆情 眇能其趣 先是梁武宗崇大論 兼翫成實 陳武又廣流大品 尤敦三論 故泰雖屢演 道俗無受 使夫法座絕嗣 闐爾無聞 後僅傳業靜嵩 不知其終

慧愷一作智愷 俗姓曹氏 住揚都寺 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 同往嶺表 奉祈真諦 愷素積道風 詞力殷瞻 乃對翻攝論 躬受其文 七月之中 文疏並了 都合二十五卷 後更對翻俱舍論 十月便了 文疏合數八十三卷 諦云 吾早值子 綴緝經論 不應缺少 今譯兩論 詞理圓備 吾無恨矣 愷後延歸 還廣州顯明寺 住本房中 請諦

重講俱舍 纔得一遍 至陳光大元年 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嶺 就諦求學 以未聞攝論 更爲講之 起四月初 至臘月八日 方訖一遍 明年 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 成名學士七十餘人 同欽諮謁 講至業品疏第九卷 文猶未盡 以八月二十日遘疾 自省不救 與諸名德握手語別 端坐儼思 奄然而卒 春秋五十有一 卽光大二年也 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崗 自餘論文 真諦續講 至惑品第三卷 因爾乖豫 便廢法事 明年肇春 三藏又化 愷在本宗 殆有可比於地論宗之慧光 法相宗之窺基者 惜天不永年 乃先真諦而歿 亦本宗之大不幸也

僧宗亦爲真諦弟子中之傑出者 真諦隨處翻傳 前者多親流疏解 依心勝相 後疏並是僧宗所陳 躬對本師 重爲釋旨 增減或異 大義無虧 宗公別著行狀 廣行於世 舉諦之弟子者 每以宗愷並稱 而